



萬葉文藝新編

古城兒女

塞先艾著

萬葉書局印行

萬葉文藝新輯

古城兒女

蹇先艾著

萬葉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日印刷

萬葉文藝新輯

古城兒女

(長篇)

著	主	發	印
者	編	行	刷
者	者	者	者

塞	錢	錢	萬
先	君	君	葉
艾	甸	甸	書
			店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

凡是「老北平」都曉得故都從前最熱鬧的街市，要算「東單西四鼓樓前」這七個字，就是東單牌樓，西四牌樓，鼓樓大街和前門大街的簡稱。但是最近幾年以來，西四東單的市面，並沒有什麼起色，鼓樓也顯然景象蕭索，變成了古跡；祇有新興的西單牌樓，像十里洋場似的，一天比一天繁盛起來。尤其是西單商場建築起了以後，儼然有同東城王府井大街對抗的神氣。從西長安街西口，一直到甘石橋，白天車馬不斷地往來，顯得十分繁忙。常常有許多商店大紮牌樓，在門外擺著「大放盤」「大賤賣」「買一送一」的牌子，在櫃臺上放送留聲機，或者在屋簷下用廣播器廣播出來的嘹亮的歌聲，吸引了不少的閒人在那裏駐足。咖啡館，水果店門口的玻璃窗內，堆著各式各樣的五彩糖食，餅乾，瓜果，本身已經就很美麗，再加上人工的妝飾與排列，更覺得炫耀奪目。電車，汽車，洋車，自行車……在寬闊的馬路上作長距離的賽跑，鐺鐺，嗚嗚的聲音，混合在一起。鄉下人進城，到了這條街上，照列是要頭昏目眩，吵聾了耳朵，連手足都找不到放處的。一到晚上，電燈通明以後，更妝點成了一座輝煌的世界。霓虹的燈光在各個角落閃耀著，唱片的聲音益更悠揚起來，歌女的軟軟的喉嚨，使人聽到，真有點飄飄

飄然。街頭到處都分布著飯後出來散步的學生的足跡，他們從西單商場的鐵柵門像潮水似地一股注進去，一股又擁出來，那種高視闊步的姿態，與充滿了愉快的談吐，充分表現著青春時代的可愛。行人道上，晚間更增加了許多地攤，洋溢著一片小販的叫賣聲。你走路的時候，差不多時刻都得留神踐踏了別人的商品，一方面還要提防被後面的人踩了你的脚跟。一班有閒階級兼有錢階級，出來趕夜市已經成爲習慣了，東家看看，西家評評，收點舊貨，買點時新東西，或者到咖啡店球房之類去消磨他們的「良夜」。如果是夏天，那麼，他們還要到屋頂花園上去喫點冰淇淋，喝瓶汽水，披襟當風，非到夜深人靜，不肯回去。西單大街上有那麼的咖啡館：亞北，濱來香，英林，荷蘭，半畝園，有光堂……隨便在哪家的籐椅上一躺，一天的工作後的疲乏，便化爲烏有。有時，捱到九點，十點，再到附近的新新，長安，哈爾飛，任何一個大戲院去聽兩軸名角的壓軸子好戲，那更是其味無窮了。茶房早把戲票給你留下來，座位不成問題，而且還是前五排。他們看見你，老遠就帶著笑臉迎上來了：「您來啦，裏邊請！」地道的北平口音，够多麼清脆！呢帽，手杖（冬天還加上大衣），早有人給你接過去了，換回來了一根竹籐輕輕地放在你的茶檯上。等到戲快散場的時候，他們又替你把原物取回來。雖然西單商場後來被火燒了，殘餘的那一部分，仍然被人們低徊留戀著；至於那條大街，並沒有減少去一分富麗堂皇。

這是十多天以前的情形，現在一切都突變了，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情！也可以說是近二十幾年都沒有看見過。彷彿過舊曆年的情景，所有的鋪子把大門都關起來了，有的虛掩著一扇旁門，有的祇

打開了鋪板上的小窗戶，預備留給僱客們購買日常必需的東西。偶然看得見幾個學徒，在打掃著門前的便道，弓著腰，有氣無力地，東邊一笤帚，西邊一笤帚。他們顯然是沒有什麼生意，纔來作這種無聊，消遣。馬路上的洋車，大半都不知去向，行人也祇有寥落的幾位，垂著頭，跨著遲緩的步子。電車每隔五分鐘或十分鐘纔開過來一輛，裏面是那樣的空虛，祇有兩三個憧憬的人影。司機生的腳鈴，也不大發出響聲了，車身一抖一抖地由遠而近，活像上了年紀的樣子。天空中，大號的蜻蜓成羣結隊，嗚嗚地飛來飛去，聲調非常刺耳。人們擡起頭來望了一望，又愁慘地低下頭來。城外間歇地響著霹靂似的聲音：「轟！」「轟轟！」這倒並不像過年；因為過年的時候，大家頂多不過放一點小小的鞭炮而已，聲音斷斷續續，沒有這麼大，距離也沒有這麼遠。

最奇怪的是男女大中學生，在街上幾乎絕跡了，難道說他們都放假回家去了麼？照例，假期中，大多數的人，總還是留在這裏的。連稍稍時髦一點，年青一點的女人的影子，都不容易發現一位。三個或五個一組的，穿黃制服的保安隊，荷著槍，步伐整齊地在街頭走上走下，替代了上述那些人物的存在。通衢要道一向陳設地攤的那些地方，都被許多麻布口袋的臃腫的身軀佔據著了，有些沙袋堆成了，一個圈子，有一個人那麼高；有的堆成小小的一疊，在後面挖了一個淺淺的土坑。憲兵和巡警佇立在路口，嚴肅地囁囁私語著，故意掩飾著他們的驚惶。長街上，冷靜中，摻和著隱隱的恐怖的氣氛。人工造成的冬日的景象，已經主宰了全城，從這故都的繁華的一隅，便看得出來。

這天是七月二十八淒涼的局面已經繼續了一個多星期了，郊外的蟲蟲的聲音，是最近兩天纔開始響起來的。這天早上，報紙已經出版了兩三個鐘頭了。十點鐘的光景，忽然從宣武門內，有一片聲音喧嘩著，響徹了街市，好像小學生們喊口號，故意拉長了調子，零落而不整齊，越響越近，原來是報賣的叫賣聲：

「號外，號外！」

「中國軍隊攻入豐臺的新聞！」

「看號外啦！看號外！」

「三大板一張的號外！」

「我們軍隊收復廊坊的新聞！」

「號外呀！號外呀！買號外呀！」

「……………」

「號外來！」「這兒，賣號外的！」「幾大板一張！」「給我一份！」買主的懇切的呼喊，同報賣的

聲音自然地銜接起來了。祇要有人買了一張，一定有若干捨不得化錢的人圍攏去看。報賣的號召力相當大，他們立刻使街上的人數增加了不少，連那些關著鋪面的掌櫃，都爭著光當光當地打開鋪板。三腳兩步地走出來了。報賣們手忙腳亂，跑過馬路那面去，又跑到馬路這邊來。他們把銅圓投進斜掛

在肩頭的布袋裏去，發出了鏗然的，快樂的聲音，

這時，從馬路東邊的小胡同內，急遽地走出來一個青年男子，褐黑的臉上，籠罩著一層憂鬱，身體魁偉，走路胸部挺得很直。他的身上穿著一套白雙線布的中山服，頭髮鬢曲，鬚鬚許久未剃，鼻準很高。他聽見了報童的叫賣聲，嘴唇上微微露出笑影，從衣袋裏不住地掏著銅圓，一氣由報童手中接過來幾張不同的報館的號外。他在馬路上邊走邊讀著那些印刷品，脚下踏得分外有力，皮鞋的響聲也就越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把他驚喜得發狂了，他幾乎要大聲喊叫起來。紙上的每一個字，打動了他的鉛鐵一樣沈重的心。他向著他所遇見的每個路人，頻頻地搖動著頭部，表示出他的得意的神情。凡是有民族血性的人，對於這種勝利的消息，都要鼓掌歡呼的，何況他是那樣一個愛國的男兒啊！他塞了一分號外進衣袋以後，便走進一家兼賣印花郵票的錢店，向他們借了一點漿糊，把剩下的那幾張號外，一分一分地貼到電線桿上。他想藉此把這個消息擴大出去，這樣一做，同時也便利了許多想看號外而苦於沒有錢買的人們。他的工作雖然做完，並不回家，連要到辦公的地方去這一層他都忘記了，搔著鬢曲的頭髮，銜起一支煙捲，他漫無目的地向西四牌樓那條路走去。祇要遇見一個熟人，他就把號外掏出來給他看，一面高聲提醒道：

「你曉得麼？消息好極了，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你看這不是號外麼？」

等到對方低下頭，伸出手，想接過去看的時候，他又趕忙收回，往衣袋裏一塞，大踏步地向前走了。

把他的朋友弄得莫明其妙，以爲他犯了什麼神經病；不然便是他有什麼要緊事情，纔這樣迫不及待。事實上的確也由於他的興奮太過度了，精神上自然就不容易保持常態。這些日子，這位青年都是在極度的刺激中過著生活。時局一天比一天顯得緊張，他的許多熱情的朋友和實幹硬幹的學生，都過著流亡的生活去了。他最初主張他們的小團體參加P大H大的集體，到南苑去幫助駐軍作戰（其實祇能說給駐軍服務，他們這班人連一點戰鬪的經驗都沒有。）結果祇選了兩個身體強壯，能够跑遠路的山東人前去。最熱心的他，卻落選了，這也是令他非常懊喪的事情。

他越往前走，越更興奮，淺黑的，明亮的眼睛睜大著。走到兵馬司的路口，他突然收住腳，屹立不動了。從對面，離他有十幾步那麼遠，一個纖弱矮小，穿花旗袍的女人，輕腳輕手地走過來了，她永遠是那樣一副蒼白陰沈的臉。很久沒有遇見這位柔懦的女性了。她從前曾經請他補習過英文。當她在N大學讀書的時候，她的學名叫沈碧書，畢業以後，嫁了人，又改名沈蔚了。他最初對她的印象還好；但是從她的丈夫在冀東自治政府工作，做起了××鐵路局的局長那個時候起，他就再也不理她了。她來找他閒談或者借書，他總是讓人回絕，說不在家。他曾經向沈蔚的朋友們發過這樣的議論，目的是讓話能够傳到她的耳朵裏去：

「最高學府畢業的女性，想不到連這點見識都沒有！丈夫當了漢奸，難道就不會提出同他離婚麼？一個人已經軟弱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辦法可想！我絕不承認她是我的朋友……」

他本來以爲這隻馴羊似乎應當早就到冀東去當起局長夫人來了，卻沒有想到，在這樣冷清的早上，她仍然徘徊在這危城中。在平常，大家背著身子走路的時候，他當然最容易躲開她了，向前加緊走幾步，把身子一偏，裝做沒有看見，就可以避過去。但是今天，沈蔚是迎面走來的。如果跨到馬路的那一邊去罷，距離得又未免太遠。那個女人越走越近，彷彿已經看見了他，而且步子踏得更快，她的小口翕張著，似乎準備要喊他的名字。他窘得臉都發紅起來，兩隻拳頭握得緊緊地，歪著頭，咬著嘴唇，簡直躲閃不開了。湊巧得很，第三路的電車，從西四牌樓開過來了，恰恰停在他的面前不遠。他彷彿遇見了一個救星，連忙走到電車道去，幾大步就跳上了車。電車開動了，他站在車子中央，抓牢了車頂吊著的籐圈。向下望時，矮小的沈蔚已經落後得很遠了，他很得意地冷冷地微笑著，低聲罵道：

「你還要想同我接近麼？你這個無恥的女人！」

二

第一章所說的那個青年，名叫岑昌，是一個文化機關的中級職員，湖南人，在北平生長的。他的父親岑鑑齋先生是一個孤僻的中國畫家，不會做官，也不會經商，一輩子都爲貧困所壓迫。一個藝人，既不知名，也從來沒有被達官貴人所賞識，無論你的造詣如何高深，也不會引起什麼人的注意，何況岑鑑齋又是那麼一個心高氣傲的人。老頭子一在民國初年妻子死了以後，自己就流落在北平城南的

一家會館裏，把幾幅山水掛在琉璃廠的古玩店去，半年也沒有賣出過一張，他心頭憤憤不平，率性全部都收回來，把它們放在灰塵堆積的書架上。民國十年的冬天，他便淒涼地去世了，祇剩下兩箱殘書和幾十幅畫稿。幾個朋友替他料理了後事，把他安葬在湖南義地。岑老先生什麼親人也沒有，就祇有岑昌這個獨子。一半靠自己的半工半讀，一半由於他父親的朋友王金川、黎樂園這些人的補助，岑昌居然由中學而大學，把學業逐步完成了。他一方面固然秉承了岑鑑齋先生的高尚純潔的性格，但他對於各種活動卻又很感興趣，身體的強健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他在中學時代就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喜歡參加校內各種組織與社會活動，他曾經被捕過好幾次。五卅慘案、萬縣慘案發生的那個時期，他是南方中學最出名的宣傳員之一。他本來不預備進大學的，他覺得社會就是一個大學，真正的所謂大學，反倒是低能兒的養成所。王金川這個老頭子竭力慫恿他去投考，理由是：現在社會上資格非常常要緊，要是沒有山大學畢業，即令你的學問已經登峯造極，做事仍然會成問題。祇要從一個並不怎樣高明的大學鬼混出來，也一樣有辦法。岑昌在民國十五年的暑假，考進了M大學，但是同現實開始接觸之後，使他大失所望，連在著名的最高學府中，教授們的思想也多半陳腐不堪，日本留學生販賣幾十年前的講義，歐美留學生販賣他們自己學過的教科書。一個教授兼了好幾間大學的課（這自然一半是由於當時政府欠薪），偷工減料，敷衍場面，輪流請假的現象，幾乎天天都可以看見。從此使他益更相信了一位外國作家的「社會經驗乃真正的教育」的名言。不過在這六年當中（那時還

有預科）他的學業突飛猛進得可驚。這並非那些平庸的教授的賜與，也不是出自學校課本的力量，是他每天除參加各種活動外，大半時間消磨在圖書館中的收穫。他最初很有志於社會科學，後來因為讀了若干世界名著之後，結果竟轉到文學這個方向來了。

當岑昌正式踏進社會，不到一個月，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他目擊著國土的變色，痛心極了。他有許多東北的朋友，他也常常想去看一看偉大的白山黑水。他記得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瀋陽的民報曾經約過他去當編輯，因為學業沒有完成，祇好謝絕了，他答應等畢業以後，再到那裏去服務。想不到竟因此失掉了到東北去的一個好機會。他不覺深深地後悔起來，很激動地向人說：

「現在有什麼法子想呢！祇有等收復失地的時候再說了。東北是中國最好的地方，祇要我人在一天，這個心願是始終要了的！」

他從來對於日本人的感情，就很淡漠。從民國二十年的秋天起，他變得對於日本人極端的憎惡與仇視了，連對於日本留學生，他都有一種牽連到的厭惡的心理，總是同他們保持著很遠的距離。他父親的兩個好朋友王金川與黎樂園兩家，他從前總是兩三天要去一趟的，九一八以後，他漸漸和他們疏遠了，有時一個月頂多去一次，完全爲了敷衍他們。岑昌並不是一個不感恩的人，這兩個老頭在他的求學時代，曾經大大地幫助過他，原因是這個青年人的敵愾心太盛了。王金川是一個老日本留學生，他的父親在日本做過許多年的生意，他從小就在日本長大的，說得一口很流利的日語，連舉止

動作也處處都模仿著日本人，這個已經很使人不耐了。王金川同時還是一個恐日病患者，隨時都喜歡替日本作義務宣傳。祇要岑昌一到他那裏去，他總是向他說下面這些話：

「你很少同日本人接觸，因為你沒有到日本去過。日本這個民族是值得注意的，很有許多可愛的地方：生活非常純樸，對人很真誠，勇於公戰，禮貌週到，你聽見過他們的武士道的精神麼……」

「你將來有機會是大可以到東京去玩玩的，岑昌，淺草公園，上野公園，都很不壞，同我們北平的中山公園很相當，古香古色，風景幽美；近年來更多了明治神宮，日比谷公園這些名勝，日比谷據說完全是西洋派頭，別有風味。我在日本的時候，這個公園還沒有修起來……」

「岑昌，你大概沒有看見過日本的櫻花罷？想來照片是看過的，陽曆四五月間，日本全國，徧山徧野，都是櫻花，饒有詩意，我們的青島也有櫻花……」

「我想，假使你到日本去，你一定會高興洗海水澡的。熱海，鎌倉，葉山……這些都是海水浴的地帶，紅男綠女，粉白黛綠，真是洋洋大觀啊……」

老頭子的唾沫不覺飛濺到這個青年的臉上，他想躲避都來不及。岑昌尤其怕看王金川用被鴉片煙薰黃了的手指理著細黑鬚鬚說話的神情。王金川有時還要在屋子裏踱著方步，好像不這樣做，便無法擺出老前輩的架子。他很不同意岑昌和他疏遠，有一次用教訓的口吻這樣說：

「岑昌，我跟你們老太爺是幾輩人的交情啊！你是不曉得的。我從來就把你當作我嫡親的子姪。」

看待，我們要來往得親密一些纔好呀！你是不是以為你現在有了差使，就不用不著來求我了呢？——啊，你大概是看不起我們這些老腐敗罷！其實二十多年以前，我也到過東洋，在那邊讀過好幾年的書哩！哈哈！什麼新學，我多多少少都還懂得一些……」

岑昌滿腹的不願意，卻又不得不敷衍著他父親的老友，吃吃地辯解道：「我實在……因為……事情太忙，無論從哪方面來說，老伯這裏都應當常常來……問候的，雖然星期天，有時比較有工夫，但是因為要開會，或者自己想抽空讀一點書……還嫌時間不大够呢。老伯這麼一說，以後我倒真的要常來了。」

秃著頭皮，面色蠟黃的老人，嘴上銜起了一支煙捲，微笑著問道：「常常聽說你們這班學生，這個也在開會，那個也在開會，我就不明白，到底一天到晚開些什麼會？我們從前當學生的時代，我也參加過革命，也沒有你們開會開得這樣多。」

岑昌正在望著壁上的那幅玉石谷的山水出神，不由自主地想起父親有那樣一副卓越的藝術天才，竟沒有成名，並且潦倒一生，心頭立刻浮上了一層惆悵的情緒。對方的話突然把他的思潮打斷了，他連忙回過頭來答應道：

「老伯是問開會麼？我們會的名目倒很多，如像社會科學座談會，文藝茶會，校友會，時事座談會……這些都是。」

王金川把小鏡片的金絲眼鏡，從被壓了一道深切的鼻梁上往上移了一移的說：

「你們不是還有什麼抗日的組織麼？小川（他的兒子）他們學校就有這麼一個東西。」

沈默了半晌，岑昌無法抑制住他的怒火，大聲道：「這是日本咎由自取。要是他不強佔我們的東北，我們哪裏會組織什麼會來反抗他！」

「哈哈！太可笑了！」老東洋留學生，搖著頭，笑了起來。「沒有用，沒有用！我看你們還是算了罷！他會怕你們這班年青小孩子纔怪哪！哄鬼！今天遊行，明天示威，自己沒有軍備，就會把國家強得起來麼？」

「遊行示威的目的，是給日本人看看，讓他們知道中國的民氣不可侮。我們還待注重對內的宣傳，把全國同胞都喚醒起來，一致抗日。」

「話說得太容易了！據我看來，你們不過是秀才造反，紙上談兵，徒耽誤光陰與學業而已……」

王金川聽地一聲，吐了一口酸痰在地上，預備還要繼續發表他的言論，岑昌已經把頭掉向一邊，表示不願意再聽下去。聽差正好來請他喫中午點心，青年人趁勢就逃出了那間充滿了腐舊勢力的空氣的屋子。

黎樂圃的公館，也是岑昌不大敢去的人家。因為樂圃先生的太太就是一個日本人，成天兩夫婦都談著日本話，雖然這位異國女性的服裝飲食都已經完全中國化了，但是她的語言和走路的姿勢，

還是改不掉。「一躬到地」的客氣，他認為這完全是虛偽的表現。黎太太每每喜歡用半瓶醋的中國話來和岑昌交談，這是他最窮於應付的。岑昌不懂日文，他想和她說英語，她對於這個語言也是同樣的外行。其實他根本就不高興同這個日本女人接談，正好像他不高興到日華同仁醫院去看病，上東亞公司去買書一樣的心理。一個聰明絕頂的青年，偏偏對於「侵佔我們土地的是日本軍閥，日本的老百姓與我們並沒有什麼惡感」這一點想不通，這種「嫉惡如仇，不留餘地」的怪脾氣，也許正是他父親遺傳給他的罷。他第一件最不愉快的事，就是一到黎樂圃的府上，僕人把一個有東洋陶磁會社的商標的茶杯，端到他面前來了。因為它是仇貨，他連伸手去接都不接一下，便命令女僕放到茶桌上。其次黎家的房間裏充斥著的擺設，如像桌毯，椅墊，花瓶，窗簾，煙缸，痰盂……很少有一件是純粹國貨，這個也使他心裏留下一個惡劣的印象。

黎樂圃本人倒很和氣，他也是留日的前輩，但他的思想比王金川進步得多了，雖然他已經四十幾歲，卻喜歡和青年接近，不過他的整個家庭都籠罩在日本化的空氣之中，他的思想，因此就常常不免帶點灰色。岑昌對於這個人的態度，懷疑的時候居多，不過覺得他的親日的表現，不像王金川那樣的露骨罷了。黎樂圃對人似乎也沒有王老頭子那樣的油滑，尤其是對於他的老友的兒子，特別顯得親切。還有一件令岑昌頭痛的事，就是祇要大家一會面，黎樂圃總喜歡談到岑昌的婚姻問題。他以為岑昌年近三十，大學畢業以後，職業問題既然解決，最後這個問題，也不容再擱置下去了。岑昌對於這

件事，並不怎樣熱心，他曾經兩次落到戀愛的漩渦裏去過，都沒有成功。國難一發生，他對於這方面漸漸地灰心了，有時也祇是淡然地想一想。他總是向自己這樣的解釋著：我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了，國難又是這麼嚴重，如果一有了家庭的累贅，一切的希望與計劃不是都會毀滅了麼？黎樂圃一和他開始糾纏，他便很嚴肅地回答說：

「老伯，現在還不是時候啊！」

黎樂圃的胖臉上透露著滑稽的表情，追問道：「那麼，什麼時候纔是時候呢？」

「我的意思是等時局安靜一下再說。」岑昌徐徐答道。

「你不是同一個姓陳的兩姊妹都很好麼？有人這樣告訴過我。你對她們怎麼樣呢？我看，就趕快挑選一個罷！岑昌，我並不是想給你做媒，不過我很關心這件事情而已。」

「現在還不到我要結婚的時候。」岑昌還是那樣倔强的回答，祇改動了三四個字。

「不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黎樂圃的成語順口竄出來了。

岑昌也用成語回答道：「老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這真是小孩子的話。」

「不見得罷！各人處的環境不同，老伯不一定就能够瞭解我。」

岑昌兩手按在沙發背上，身子站在那裏，像一棵不容易搖撼的大樹。黎樂圃看見對方不肯接受